鹿洲全集

戊辰仲春
重印壹拾陸

鹿洲全集

東征集卷五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料三林逸賊逃歸內地請移廣省擒捕書

內山餘孽從三林港焚汛奪舟逸入於海此異事也搜捕迫蹙無地自容鋌險以偷生亦勢所必至耳經遣水師弁兵飛駕哨船分南北二洋追捕杳無踪跡茲聞其逃入內地在青水溝劫坐商船至銅山洋

面又奪坐小漁舟舍商船去此賊將散黨返家不久處波濤矣一銅洋換舟賊不在遠其歸宿必於潮界大抵樟林東隴鴻溝澄海之間棄舟登岸決然而無疑若拿賊既爲潮人當於潮州捕之彼以爲幸脫網羅不自知其已入鼎鑊也其黨雖多爲三林汛兵殺死之外不過五六十人負傷半焉有頭傷面傷或手足胸膛創痛危急豈能數日全愈又從朱一貴叛逆時皆割截髮辮今豈能驟長就此求之庶不獲矣獲一賊則嚴刑夾訊供招餘黨所在逐家擒縛無論五六

十人即千百不失一也敢請移檄廣東督撫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各鄉社查緝不旬日間便可悉數擒獲仍差千把總一員赴潮催提沿途州縣營汛多撥兵役防護至閩梟示藁街使民知國法萬不可逃即天外奔逸重重大海得脫還家尚有平空踪跡飛縛之臥榻之內亦足見盜賊不可爲而犯亂終膏斧鑕不若宇分安業者之寬然宇宙也則革面革心悔悟自新之念可以油然生矣愚人千慮或有一得幸勿謂迂請嘗試之

寥寥數十賊已脫樊籠大海茫茫那一省不任他
游奕欲于一二千里之外逆億所在設計擒縛此
大難事妙在銅洋換舟機關一啓直想到粤省潮
州即于各家卧榻內逐一繫來果獲劉國華邱阿
路等五十七人至閩棄街此等心思豈人所及古
稱料敵如神不是過也

論下加冬半線二守備書

下加冬半線添設守備之議既皆不果則北路空虛極矣以八九百里險阻曠遠民番盜賊雜處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九百之兵可恃以久安長治乎半線乃宜設縣安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豈可併守備不設乎閒居無事尚且宜議綢繆況今既已亡羊猶不思補牢乎廟廊碩畫非鄙人之所窺測也下加冬署守備李郡半線署守備林君卿俱皆可用之才今二汛守備既已不設無令其終于千總之理李郡

入臺頗著勞績其志在安靖地方追奔逐北搜山緝捕殫心竭力不避險艱且其氣局宏遠非諸將弁可及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展其所長區區守備一官賞鑒不若可○奚○○○

以遷轉其官非執事所以鼓舞羣材得人死力之道也見今臺鎮水陸各營並無守備員缺可否將李郡林君卿二員即于內地題補或就臺員更換在執事一轉移間耳存公道協人心爲地方收得人之效一舉三美其實深有厚望焉減兵移鎮撤去兩中營之撤民間甚爲駭然聞姚提軍已經入告不勝手額萬一廷議未允尚祈執事勿吝封章爲民請命望切望切

有功不賞壯士將負戟長嘆矣體其情而憫其勞

推心置腹代為請命即使十年不調彼亦無可怨
尤名將所以得人死力此之謂也

論蘇榮書

把總蘇榮雖老壯士也大軍進攻鹿耳門榮以小舟從林亮董方之後賈勇殺入某所親見提軍以其違令擅進故爲裁抑此自軍紀當然蘇榮嘐嘐怨誹以爲嫉能蔽功過矣將令當遵一步不可踰越所以使人赴湯蹈火無敢弗從提軍派定先鋒榮不在列一旦見敵死生弗顧鼓棹爭先是違將軍之令也律以擅進之咎榮安所辭然觀過知仁聖有明訓使榮他事干紀自應迅伏其辜臨陣見敵似當別論國家

深仁厚澤臺灣安享樂利四十餘年朱一貴無因叛逆與國爲仇凡有人心罔不切齒爭欲先啖其肉豈容漏游瞻顧稍緩須臾蘇榮忠憤所激不知其他

[illegible]

理鬬鑠甚是豹鼠聞聲而縮頸者其賢遠矣榮過甚小悃亦可原宜裁抑一時不可棄置終身使人人畏威遠罪臨敵以將令爲推諉非所以勸先登之士也榮年六十餘膂力尚壯使處偏裨之任自足効其所長今併一千總而不得則棄置將終其身矣

隙駒已遞來日無多豈堪爲此蹉跎哉提軍養重制
府憐才可以並行不悖撥雲霧而見青天深於執事
有厚望焉其白
臨陣奮勇爭先此老甚是可愛奈何以小故斥之
有此愛惜人才婉轉代白蘇弁已撥雲霧見青天
矣雖復老兵沒齒亦可不朽千秋況從此上進耶
筆墨之妙又不必言

論諸弁書

伏讀憲札謂某所薦千總李郡胡廣林君卿三人李郡既已知之胡廣矜功使氣林君卿縱兵賭博二弁尚待斟酌軍前千把總可用者再舉數弁備擢可也執事為地方掄才至詳至慎自必有所風聞但功而矜則衆所忌胡廣果有矜功同列無不知之諸將弁未言及者武人氣盛在所不免然未嘗與人鬬爭未嘗虐待士卒及憤悱不平之意見於顏面則使氣之說似亦未可信也林君卿小心謹慎營伍頗飭北路

距府未遠搜山殄孽將士雲屯訪事差弁往來絡繹一舉一動某亦無不知之果有縱兵賭博當在參劾之科豈有反為推薦之理大抵世情險薄妒嫉者多鬼蜮含沙何處蔑有惟大君子不為所動自不待禁而見現曰消耳南澳鎮左營千總陳瑞樸實勤謹老成練達臺鎮右營千總倪鴻範才具優長營務熟諳使居偏裨之任二弁皆綽乎有餘臺鎮左營把總林三今改姓名楊格忠人材出衆膽畧亦優出兵搜捕不遺餘力臺鎮右營把總何朝有外拙訥而內明晰果敢慎勤

志操向上二弁再加歷練未能定其所至也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惟在用之而已璞有玉而沙有金亦必待琢之淘之而後人知其金與玉也諸弁皆待良工以成器則胡廣林君卿終未可以沙后棄之姤嫉萋菲已成風尚賢哲所以嘆投畀也投畀亦不能盡惟勿聽二字可以了之此其過畢竟在信讒者